

卑贱的真理

葛红兵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态→

论口号→

办公室现象学→

论穷愁→

性虐待→

论“恶心”→

安乐死→

穷人的道德地位→

中国人的嗜血→

道德→

卑贱的真理

葛红兵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卑贱的真理: 葛红兵文集/葛红兵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4

ISBN 7-5059-4255-7

I. 卑… II. 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418 号

书 名	卑贱的真理
作 者	葛红兵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11
插 页	1 页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55-7/I·3320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你是谁？”从耶路撒冷来的年龄最大的问道。

约翰感到了这个问题所暗含的意思。他直率地答道：

“我不是基督。”

“那么你是以利亚？”

“我不是。”

“你是先知？”

“也不是。”

“那么你到底是谁？”

“我是旷野里喊叫的声音。”

——路德维西：《人之子》

目 录

作态 →	1
狂欢巴黎 →	3
旁观者 →	7
论口号 →	10
鸦雀无声与异口同声 →	16
隐秘的流通 →	21
恐怖 →	29
虐待狂 →	34
中国人的在世结构 →	41
媚俗 →	46
宣誓 →	50
声音、言语、语言、文字 →	51
中国现代思想：在言语、文字之间 →	59
独夫之语 →	68
语录：话语的等级与存在者的等级 →	75
垃圾化 →	79
办公室现象学 →	85
明星崇拜 →	92
论生成 →	98
论自我 →	104

- 自体 → 108
- 论“道” → 110
- 论誓言 → 112
- 论告诉 → 115
- 论祈祷 → 117
- 论闲谈 → 124
- 论避讳 → 127
- 论沉默 → 131
- 论穷愁 → 133
- 自慰 → 142
- 性虐待 → 143
- 论陶醉 → 147
- 身体本体论 → 154
- 论“看”——身体认识论 → 156
- 身体的交往——身体作为社会学概念 → 158
- 身体是义务中的义务 → 159
- 这个时代人们对身体的无理由的痛恨 → 161
- 论“赤裸”——身体的神性状态 → 163
- 论“恶心”——身体的道德状态 → 164
- 论“洗浴”——身体的真理状态 → 165
- 论“颤栗”——身体的审美状态 → 167
- 身体幸福论 → 170
- 身体和艺术 → 181
- 论快感的进化 → 184
- “道德”就是自然地是其所是 → 188
- 幸福论 → 190
- 女性发生学 → 193
- “身体”的概念 → 203

对“纯粹伦理学”的再解释 → 205

论平庸 → 212

宠物 → 219

安乐死 → 225

谈勤劳 → 230

中国的民间迷信 → 232

穷人的道德地位 → 236

装修 → 238

购物狂 → 242

时尚 → 249

工作狂 → 258

信神 → 264

身体管理学 → 267

知识伦理学 → 274

中国人的嗜血 → 280

私有知识 → 287

道德 → 292

居住 → 301

论“永久和平” → 307

何谓“人文” → 311

大学教育 → 318

世界感情 → 321

全球化 → 324

和信念一起飞扬(代后记) → 327

注释 → 334

作态

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样写道：

“萨宾娜对国家当局最初的内心反感，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还不如说带有美学性。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却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

“她看见过这种庆典游行，是在人们依然有热情或依然尽力装出热情的年代。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游行队伍齐步行进时，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铜管小乐队伴随着一个个游行群体，使大家的步伐一致。当某个群体接近检阅台时，即使是最厌世的面孔上也要现出令人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完全认同。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不，更是对生命存在的

认同。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某某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这种白痴式的同义反复。”

这是这样一个群集,他们呼喊的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所反对的,但是他们只要走上了街头就是一群地道的好演员,他们盛装投入,参加一场虚情演出。但是在这场演出中他们没有扮演任何其他入,而是扮演自己,通过扮演忘记了真实的我,而投入到另一个被当局塑造起来的自我中,这个被塑造起来的自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对那个真实的自我。作态的群集,他们带到大街上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他们的灵魂被取消了,他们呼喊得越多也就失去得越多,他们越是说话便越是使自己成了一个他人,一个和自我敌对的人。

狂欢巴黎

3

狂欢巴黎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巴黎市民的“愚人节”狂欢游行。1482年1月6日的虚拟的巴黎,出现在雨果笔下的巴黎,被一种狂欢的气氛笼罩着,巴黎市民沉浸在“愚人节”的狂欢中。他们带着选举产生的“愚人之王”来到大街上,惊奇和赞赏立即传遍了整个群集。

只见他长着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独眼,驼背,跛子,身体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部是方方的,两腿从前面看,好像是两把镰刀的刀柄同刀柄的相连。然而他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严肃、勇敢的神情,这就是民众将要献出的愚人之王——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这个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道:“爱斯梅哈尔达来了!爱斯梅哈尔达在广场上!”这个名字立即引起了魔术般的效应,所有的人都蜂拥到格雷勿广场。广场上,靠卖艺为生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正在一张随便铺在她脚下的波斯地毯上跳

舞。她轻捷、飘逸、快乐。整个广场的狂欢气氛达到高潮。人们被热烈的气氛左右了。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狂欢性节日。《檀香刑》中莫言描写了农历八月十四的叫花子节，这天叫花子可以大摇大摆地沿街乞讨，他们将自己打扮成皇上，穿上龙袍、坐上大轿在街上游行，街上的人一边观看，一边把准备好的钱粮投进他们的乞讨钵里。叫花子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是僭越了自己的身份的，比如穿龙袍，要在平时，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在节日的狂欢中，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狂欢是一种仪式，通过它人们完成对正邪、生死、贵贱的遗忘，它是一道门槛，跨过了这道门槛，你就是一个狂欢化的人，你可以不受人间法则的束缚。中国的叫花子节上，叫花子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像皇上，巴黎的狂欢节上丑陋的教堂敲钟人可以被选为“王”，都是这个道理。狂欢游行是群集的盛典，是让大众在生活中审美地出场。此时的群集是狂欢庆典的组成部分，是狂欢庆典本身——他们不是来参加一个已经存在的活动，构筑一个已经给定的理念，呼喊一些已经规定的口号（就如我们在“作态游行”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的参加者，他们盛装来到大街上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而是自己来看自己，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让大街成为他们的上演盛典的舞台，让城市成为开启人群盛会的幕布。群集真正地构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他们颠倒了群集日常遵守的（等级制等）规范，成为一个狂欢化的审美的人。他们让一切外在于人群的东西都退到狂欢盛典的背景中去，而让人群来到前台，成为盛典的真正主角。尽管个人在这里并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个

性的自我,但是很明显,比较于“作态”、“媚俗”的游行,狂欢化的游行的确是群集最富于抵抗意味的举动。

英语中的 Carnival 一词,它原是指西方中古时期复活节斋戒前的狂欢活动。在严格的斋戒期之前,西方人为自己安排了恣意纵情的盛典 Carnival。Carnival,它成了日常生活和斋戒生活之间的隔离,它过滤日常生活的平庸索然,解除斋戒生活的禁锢焦虑,它是生活的非常状态——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非常状态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心理疲劳、心理压力得到了释放和缓解,也就是说,Carnival,在英语中不仅仅是指外在的群体性庆典活动或者仪式,还指群众在心理上某种极度缓解状态。俄国学者巴赫金专门对此作了论述,他认为节庆活动(Carnival)作为一种仪式,它导致大众的价值颠倒,秩序散失,想象力发扬的极度的精神高潮。这样的节日,人们载歌载舞、且嘻且笑、亦狂亦癫,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工作,而仅仅作为欢乐着的人群出现在节日的庆典上。这人群不是来参观这个庆典,而是来参与塑造这个庆典的,他们是这个庆典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人群本身的狂欢性活动构成了节日。

在这里群集承担的角色是什么呢?既不是看客,也不是演员,而是那个审美着的冲动着的狂欢化的“我”——虽然这个“我”依然是虚构的。在这个“我”里,笑谑和狂欢的意义被放在了首位,生活被当成一场大戏,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将戏演好,让它把日常的生活隔离在外面。

狂欢节的力量在笑上。笑,在这里成了打破等级制的鸿沟,让我们这些贫民百姓窥破徐霞客内心的通道;笑,让我们

释放了内心的卑怯,理解了命运的荒诞和虚无;笑,让我们获得了智慧和力量,超越了历史距离和人物身份。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批评家巴赫金是最能理解这种“笑”的人,他在《笑的理论问题》一文中说,“‘期待突然以空无所得而化解,便引发笑。’……这个‘空无所得’之‘得’,在笑看来是某种欢乐的、正面的、快活的事,能摆脱期待的恼人的严肃性、郑重其事和关系重大之感,能摆脱面临情势的严肃性和郑重性(一切原来全是瞎扯,不值一提)。笑的消极一端(因素)恰恰是反对期待,反对努力的;它们在笑看来先已就是官方的东西,无聊的东西,做作的东西。笑要消解这种努力和期待的严肃性,这是对严肃性的欢乐地摆脱(倘如努力或期待的严肃性是被正面肯定的,那么空无所得就不会引发出笑来)。此外,笑就它的本性来说就具有深刻的非官方性质;笑与任何的显示的官方严肃性相对立,从而造成亲昵的节庆人群。草人、木偶、机械——这些都是对严肃性的化解,是狂欢节上的‘地狱’,是奢望活下去的衰老。”巴赫金,一位充满智慧的俄罗斯哲人,他已经把“笑”的非官方、消解严肃性,带来“欢乐”、“快活”的性质阐明得非常好了。的确,笑是贫民的狂欢节,是贫民在和平时代逾越身份、僭越等级获得自我认同、自我解放的几乎唯一的手段。

旁观者

莫言在《檀香刑》中从一个死囚的角度写了这样一个旁观者群集：

“囚车行进在大街之上，路边的看客熙熙攘攘。演戏的最希望人气兴旺：人生悲壮，莫过于乘车赴刑场。俺孙丙演戏三十载，只有今日最辉煌。俺看到，刺刀尖儿在前边闪光，红顶子蓝顶子在后边闪光，乡亲们的眼睛在大街两旁闪光。俺看到，多少个乡绅抓须颤，多少个女人泪汪汪。多少孩子张大口，口水流到了下巴上。……

“俺一曲唱罢，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齐声地喊了一声好。小山子，好徒弟，不失时机地学出了花样繁多的猫叫——咪呜咪呜咪呜——使俺的歌唱大大地增添了光彩。……

“俺看到乡亲们一个个热泪盈眶。先是孩子们跟随着小山子学起了猫叫，然后是大人们学起了猫叫。千万人的

声音合在了一起,就好似全世界的猫儿都集中在了一起。”

莫言的这一书写和半个世纪之前的鲁迅对中国社会看客群集的书写几乎完全相反。这里的看客群集是狂欢化的,他们是来看死亡表演,同时也是来亲证死亡,让死亡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在莫言看来,看客的出场是死亡仪式的必要条件,正是看客的存在才使死亡摆脱了凄凉的面目转化成一场公众仪式——公众的狂欢节盛宴,英雄的精魂和血气因看客的集群而得以蒸腾、升发。而在鲁迅那里,这样的看客集群除了使死亡变成一场闹剧,使死亡变得毫无意义之外几乎一无所长,看客在鲁迅那里是麻木、愚昧、无聊的同义语,看客只是舐着英雄的血而觉着欢乐的群氓。鲁迅非常痛恨看客群集,他在《野草》中这样写道: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耄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挤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篇散文诗题为《复仇》，“复仇”者到底何意呢？向着“看客”群集复仇。看客群集而来，无非是要看一出好戏，现在让他们等到乏了却一无所获，无戏可看，让他们干枯以至于失了生趣，感到无聊。

论口号

10

手眼与真理

群集具有一种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因此群集在说话方式上绝然不同于个人。群集不可能娓娓道来、俯耳絮语,群集之说话在内容上只能是最简单的,在方式上则尽可能强词夺理,而最能代表群集的这种说话特征的方式便是“口号”。

群集在智力上处于幼儿状态,它不可能接受过于复杂和理性的说理方式,对于群集来说最能接受的是简单而具有煽情效果的语言。勒庞对此说道:“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